

歷年補助案例回顧 兒少暨弱勢家庭篇

日出時，終結無彩的童年

文·張幸雯 圖·基金會資料照



以戲劇演出進行角色雕塑，投射個人之於家庭的角色，使孩子能重整家庭經驗。

大家總說：「家醜不可外揚。」但我還是驚魂未定，我可以感受到胃部激烈地翻攪，手臂和雙腿依然顫抖著，身心好像快要爆炸似的。因為爸爸有酗酒的習慣，我一直知道要保護自己跟妹妹，不讓在天上的媽媽擔心。

可是爸雖然個子不高、身材也瘦瘦的，但是當他喝醉之後，就變得「天不怕、地不怕」，不知從哪兒來的蠻力，能摧毀擋住他去路的一切。

從來都是我擋住妹妹，自己被爸爸打個半死。但是有一天如果他抓狂拿起菜刀，我跟妹妹該怎麼辦？

六年級的小寧（化名），晚餐後在日記裡寫下這一頁。小寧和就讀一年級的妹妹小萍（化名），兩人住在寄養家庭。這是半年前因班導師及時通報社會局，在社工的協助下，才幸運地找到的溫暖安身處所。儘管兄妹倆已經離開支離破碎的家庭和酒後施暴的父親，但是小寧仍然時常作惡夢，哭泣而醒。小萍則偶而尿床，且總會莫名地啼哭。

團體陪伴，走出黑暗

華文小說家郝譽翔在《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——追憶似水空間》一書，殘酷書寫自己的「家」：「六歲的女孩沉回於牆與牆切割出來的、城市的公寓之中，而那兒總是幽暗無光的：冰冷的磨石子樓梯，窗簾垂落，顯少點燈的客廳，以及沒有窗戶的潮濕房間，壁紙的邊緣捲翹起來，露出無聲無息爬滿了黑黴的角落。我就在那些房間中

成長……我痛恨總是有人天真地認為，一個『家』理當就應該是這樣，是那樣。然而，我又要如何去駁斥關於家的貧乏想像呢？我甚至連它的定義和範疇都搞不清楚。就在我出生後沒多久，父母便離婚了。而我同母異父的姊妹們，不是逃家，就是寄住在別處。」

童年的創傷，直到她長大、當了母親後，才有勇氣從寫作的過程，回頭去梳理被命運之輪輾碎過的記憶渣滓。郝譽翔的傷痛或許已被療癒，但是像小亭和小萍這些經歷家庭暴力的兒童和青少年仍不在少數，誰來幫助他們走過人生「最壞的時光」？

去年（104年）萬海航運慈善基金會補助善牧基金會小羊之家，針對大台北地區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與青少年進行團體輔導。根據實務經驗與文獻發現，目睹及遭受家暴的兒童與少年，因長期暴露在情緒起伏強烈、衝突隨時爆發、生存受到威脅的環境，難以由父、母身上獲得適當照顧及安全感，導致認知、情緒、自我概念與人際互動之扭曲與環境適應不良，甚至對自我認同產生困難。透過團體輔導包含藝術、戲劇治療等型態，能從表達內在、探索並重新詮釋自我的活動過程，提供孩子安全與信任之經驗，並接納自我，修復過去受傷的心靈。



課輔老師陪同孩子們閱讀與寫作，也讓孩子們互相討論、腦力激盪。



孩子藉由圖畫述說自己與家庭之關係，與對家的嚮望，並重整內在情緒。

近幾年基金會發現，社福團體申請的補助提案中，課後輔導提案量大幅增加。無論是人口密度低的偏遠地區，或是擁擠的台北、台中、高雄等大都會，從南到北、到花東地區，都有單位提出申請。這些社福單位免費為弱勢家庭的孩子進行課後輔導，補足家庭與學校之間的缺口，也供應孩子晚餐的需求；但是，普遍面臨的情況是經費拮据及師資難尋。

基金會多年來補助過的課輔單位包括：彰化路上教會、高雄吉祥臻、高雄市飛揚福利服務協會、花蓮原住民多元文化協會、台中大雅上楓教會、豐盛之家……等。在921大地震後於南投縣仁愛鄉萬豐、中原、武界、新望洋等部落、埔里鎮、南投市設立的兒童課輔班的社團法人台灣彩虹雙福協會，也是本會長期補助的單位。

同樣為基金會補助的屏東希望家園協進會，所輔導的原住民孩童純真地寫下了參加課輔班的心得：「謝謝老師教我們寫功課，和教我們很多關於原住民的語言，也教我們學習很多知識，也煮很多東西給我們吃，謝謝這麼努力教我和很認真的教我們，謝謝老師。」期望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孩子，都生活在有愛、有暖的呵護中！💕